第二章 語段、語段切分與停頓之理論探討

語段的分段概念被運用在不同領域的學科之中，尤其在術語使用上以及不同領域的專門研究上具有差異性。像是著名的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Ф. Де Соссюр〉就曾將術語「語段」用在詞法的構詞型、詞組和句子上。本章將針對語音學科的部分，探討「語段」以及「語段切分」等相關課題，據此作爲本論文之理論依據。

關於語段的概念，本章將介紹與討論不同學者所提出的見解，像是語言學家謝爾巴〈Щерба Л. В.〉、布里姿辜諾娃〈Брызгунова Е. А.〉與馬杜謝維茨〈Матусевич М. И.〉等學者。除此之外，與語段相關之停頓課題，將透過保爾巴西〈Paul Passy〉、金德爾〈Зиндер Л. Р.〉與邦達爾卡〈Бондарко Л. В.〉等學者的理論來瞭解其對語義表達之重要性。

語段在不同的學科裡被賦予不同的作用，但是在本質上皆作爲語句和語調的表達手段之一。根據布朗寧〈Буланин Л. Л.〉在《現代俄語語音學》〈《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的論述，認爲「語段」的研究大致上分成三個主要層面，即所謂句法的、語義的和語調的層面。最後，經由此三個層面來瞭解簡單句與複合句在語句上切分之原則。

第一節　語段與語段切分

1-1 何謂語段

語言學劃分成不同的學科領域，而不同的領域當中又包含了許多結構單位。像是語言學本身在句法結構單位中，可分成詞素〈морфема〉、單詞〈слово〉、詞組〈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段落〈абзац〉、章節〈глава〉...等。而在語音學科當中，其語音單位劃分成「段性單位」〈сегментные единицы〉和「超段性單位」〈суперсегментные единицы〉。[1]「段性單位」包含了音素〈фонема〉、音節〈слог〉、語音詞〈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語段〈синтагма〉以及語音句〈фраза〉。「超段性單位」是把段性單位連接起來成一個較大的結構單位，像是重音〈ударение〉及語調〈интонация〉。

因此，語言學中不同的學科各自存在著主要的結構單位。而在言語中不論是口頭語或是書面語，我們不難發現皆存在著“段落”這一個結構單位，像是布朗〈Gillian Brown〉和喬治〈George Yule〉在《談論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書中，認爲書面語裡，語篇可分爲一系列的小單位，稱之爲「段落」〈paragraph〉，並且每一個段落都位在獨立的主題上；而在口語交際中，根據語調的高低、語句的停頓，也能夠分出「話語段落」〈paratones〉，即所謂的「語音語段」。[2]所以，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段落”一詞用在不同的學科中，所賦予的名稱不盡相同，但本身內部共同擁有的是相關的分段概念。

語段〈синтагма〉術語被廣泛用在語言學的學科中。語段一詞“синтагма”和“синтаксис”爲同根詞。詞“синтаксис”從希臘語而來，syntaxis 有組合、拼湊、集合之意，而語段一詞也被翻譯爲帶有某種的集合、連結

---

[1] 王憲榮 編著，《現代俄語語音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3，頁 2-4。
[2] 廖開洪，〈試析英漢說明文段落劃分的相同性〉。“外語教學”，第二期，2000.4，頁 26-27。

和組合的意思。[3]雖然語段一詞使用的程度相當高、相當廣泛，但是在語言學中可完全用另外一種意思表達：在位於被確定和確定關係中的成份線性組合稱爲語段。[4]索緒爾就曾對術語「語段」做了以下的使用：詞法的構詞型“двор-ик = «маленький двор»”、詞組“холодный день”和句子“Кто ищет, тот всегда найдёт”的用法，索緒爾將以上的例子稱之爲「語段」。甚至烏沙科夫〈Ушаков Д. Н.〉、阿萬聶索夫〈Аванесов Р. И.〉、西達洛夫〈Сидоров В. Н.〉以及格沃茲傑夫〈Гвоздев А. Н.〉皆曾在書中提到語段的部份，並將它稱之爲「語流節拍」〈речевые такты〉。[5]

在《現代俄語語音學》中提到，人類的言語是連續不斷的語流〈речевой поток〉，並不是由單個孤立的音素所構成的。言語裡最普遍的觀察之中，顯示語流過程產生不連續性的現象，它是由單個環節、片段所組成，這些成份其中包含有詞的本身、詞組或是整個句子，而在這些段落之間的界線劃分，最主要是用停頓來表示。[6]因此，我們能夠了解，這些片段是由語流的不連貫性所造成的，而停頓爲語流不連續性的表達手段。[7]

根據語段的定義，可用來分析說明語句中語段的成份。布朗寧在書中就提出這樣的切分語句：“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 / 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 / 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свою базу”。[8]此語句在發音上可以組成一個語音句和四個段落，而且不難發現，這樣的切分屬於“詞的語義組合”〈осмысленные сочетания〉；除此之外，它們之間也形成了確切的句法結構，像是用上述例子來說，內部就分成了：主語詞組、謂語詞組和兩個狀語詞組。而語調─語義單位出現在語流的過程裡，爲語句組成的一部分或者爲單獨的語句，這些都視爲語段。

---

[3] 句法 синтаксис 和語段 синтагма 不能混爲一談，句法只是語段研究的一部分。根據法語 syntagme 和 syntax 皆有組合之意，原來可將之翻譯成組合和組合關係，但在習慣上已將 syntax 譯爲“句法”，因此就把它們翻譯成句段和句段關係〈語段和語段關係〉。

[4] Буланин Л. Л. «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70, p.169。

[5] Гвоздев А. Н. «О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ах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Л, 1949, p.110-111。

[6] 請參照註腳 5，頁 169。

[7] 關於“停頓”的說明，請參閱本章第二節。

[8] 本論文語段切分的表達皆以此符號'' / ''表示之。

俄國著名的語言學家謝爾巴〈Щерба Л. В.〉在語言學中提到關於語段的概念。而在《法語語音學》〈《Фонетика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裡，他對語段作出了以下的定義:「語段爲語音單位，在言語—思維〈речь—мысль〉過程中用來表示共同的整體語義；意義與語音方面之間的關係存在於普遍的整體句法範圍內稱之爲語段。」[9]在這樣的定義下，具有相當程度的指出語段在言語—思維過程裡，以某個上下文或某個當時情況的條件下，語段作爲語義的整體，也因而說明了語段爲一個具有意義的單位。此外，謝爾巴認爲此單位屬於言語的而非語言，再次說明在語段內察覺到這樣的語義單位是在某個語境或某種語流情況下被創造出來的。語段的另一個基本意義，根據布里姿辜諾娃的說法「言語中不可以分解、具有意義的完整句或句子的一部分的言語片段，稱之爲〝語段〞。」。[10]並且她在《俄語語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980》〉中於語段和語段切分部份也曾指出:「語調爲不可切分並有意義的言語片段，其中包含了句子或是句子的一部分，稱之爲語段；而在語段中所作的言語切分，稱之爲「語段切分」〈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членеие〉」。[11]語段和語段切分之間，從謝爾巴對語段的觀點來看，了解到在語段切分中，存在著對當時情況下，說話者本身自我所想要表達的語義，也因此，語流的語段切分能夠傳達語義的細微差別。

綜合以上謝爾巴與布朗寧所述，我們可以將語段的基本定義歸納爲：1) 語段用來表達整體語義；2) 以語義爲條件下語段是不可分解的片段。

透過語言學家對語段的解釋，了解到語段的概念爲 — 具有「辨義」的功能。布朗寧用了以下的句子作說明：

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

這樣的句子或許在發音時，能夠在語段上不作任何的切分，如果是這

---

[9] Щерба Л. В. «Фонетика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7, p.80。在此必須說明的是，俄國語言學家謝爾巴表示，他所採用的語段術語以及其意義，與索緒爾是不同的。本論文的理論方向採用謝爾巴的理論。

[10] Брызгунова Е. А. «Звуки и интонация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Москв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3, p.92。

[11]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I . M: ''Наука'', 1980, p.98-99。

樣的情況下，句子則是由一個語段所構成的。也就是說“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中的句子內不有任何的劃分，而是一口氣做完連續的發音動作。從這些發音詞所組成的語句，在這裡也可以由另一種形式來表達，像是將句子發音成兩個語段：“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 вечером”。如此一來，語義上就會產生細微的差異，在第二個語音例子當中，將“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和“вечером”分開，由此可知，在這段話中傳遞了“語義的補充色彩” ─ 強調見面的確切時間是在晚上〈вечером〉。如果在第一個例子中，見面時間被視爲沒有被分解的一個整體“明天的晚上〈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那麼第二個例子存在著兩種見解 ─ 明天和晚上 ─ 兩者爲相互有關聯的確定形式，其中一個是作爲用來確定另外一方的角色，相對的，此句話的文法結構也有所改變，在第二個例子裡的“завтра”爲時間狀語，而“вечером”成了用來確定對方“завтра”的句子確定成份〈уточняющий член предложения〉，帶有補充的意味。

語句切分成語段的多寡與意義的理解，取決於說話者當時的情況。針對此部份，語言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馬杜謝維茨於 1976 年出版的《現代俄語・語音學》〈《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中表示，在語句中可以只用一個語段或是兩個、兩個以上的語段來組成，前者情形稱之爲單語段語句〈односинтагменная фраза〉，後者稱之爲多語段語句〈многосинтагменная фраза〉。單語段語句可由一個字或是一整個句子組成，像是她舉了以下的例子來說明：“Пожар!”〈失火了！〉、“Пошёл дождь”〈下雨了〉以及“Мы остались дома из-за дождя”〈我們因雨留在家裡〉等等。[12]在多語段語句裡也可由單一的詞、詞組和句子組成，這些詞、詞組和句子組成在多語段裡每一個別的語段內，例如：“Постепенно / мы привыкали / к новым условиям жизни”〈漸漸地我們習慣新的生活環境〉，此句子分成三個語段，第一個語段由單一詞所組成，第三個語段由詞組所構成。又例如：“Когда я спохватился, / он был уже далеко”〈當我突然想起時，他已經走遠了〉，此主從複合語句分成兩個語段，由兩個句子組成，第一個句子由“когда”所率領的從句，此行爲發生在主句“он был уже далеко”之後。

[12] Матусевич М.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1976, p.228-229。

關於語段的分類，布里姿辜諾娃提出兩個主要的區分。她將語段分成「最小語段」〈минимальные синтагмы〉與「基本語段」〈основные синтагмы〉。[13]在書中她舉出這樣的例句與切分：“В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города начинался лес, / а за лесом проходила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此語句由兩個語段組成之外，還能夠再細分更小的語段“В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города / начинался лес, / а за лесом / проходила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第二種切分如果考慮到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係，則就已經無法繼續切分下去，這樣的情形稱之爲「最小語段」。語段切分成較長的語段，像是第一個例子的語段“В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города начинался лес, / а за лесом проходила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或者比例子更長的語段，稱之爲「基本語段」，布里姿固諾娃認爲基本語段傳達了思維的基本切分以及思維的分析。

1-2 語段層面

以語言實際應用而言，語段和交際的任務有著相當程度的關聯。語段本身辨義的功用，如同上一小節所述，句法以及語義方面對此功能有著實的影響。由此可知，語段本身涉及到關於語義、句子、語音等範疇。在布朗寧的《現代俄語語音學》〈《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當中，針對這個部分歸納出語段的主要三個層面：1〉語義的；2〉句法的；和 3〉語調的，這些範疇中也說明了語段的特徵結構。[14]除此之外，格沃茲傑夫、邦達爾卡與馬杜謝維茨等學者針對此部份，也提出了例句與說明。綜合上述學者的理論，以下歸納出語段的三個層面：

〈一〉 語段的語義層面〈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лан〉

[13] Брызгунова Е. А.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фонетика и интона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МГУ", 1963, p.168-173。
[14] 請參照註腳 5，頁 170-171。

根據語言學家謝爾巴對語段所下的定義，可知語段的界定以語義作爲首要的標準。語段總是爲可分解語流中的言語片段之一。據此，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特點。第一點，在上下文當中，每一個語段作爲語義的整體。像是在先前提出這樣的語句：“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 / 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 / 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свою базу”，每個語段具有語義整體以及獨立性。換句話說，每一個語段均可獨立存在並且不失其完整的意義：“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明天晚上〉、“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我們的旅遊團〉、“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全體、全數〉、“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свою базу”〈返回招待所〉。相似的例句還有：“Долгая зимняя ночь / прошла незаметно”〈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此語句由兩個語段組成，每一個語段爲一語義整體，二者表示著相同的意涵，即使分出語段，但卻是表達共同的主體“зимняя ночь”〈冬夜〉。第二點，在上下文裡可以存在著非語義單位的語段。像是語句“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 / немецкие, / французские / и испанские книги”，第一個語段“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未必可以當作語義的整體，但卻並不會引起懷疑語句這樣的切分是完全不能夠明白的，“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能夠了解主體正在閱讀某個英文之類的讀物，可以大致上的明瞭。如此一來，第一個語段將不會是語義的單位，它與語義層面特點不同，它在這語句中只作爲組成的環節之一和可切分句的明瞭片段。補充說明的是，在《心理語言學》中認爲交談者對不完全句能夠明白，是因爲人們喜歡在聽話時進行預測，此情況下，而產生一種抗干擾的能力。[15]因此，如聽到“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就便能猜測出話者大致上的意思。

由此可見，語段總是爲可切分句的明瞭片段特點，是爲任何語段的基本特質；同時，在這種情況下，語段亦或是組成已知明瞭的語義單位，例如語段“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或者“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或是不組成語義單位，但卻是語句明瞭的片段，換句話說，這樣的語段並不具有“最終意思”，像是語段“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所以，按照意義的表示程度來看，語段基本上可以分爲“語義完結語段”和“語義未完結語段”。

語段的語義層面，除了上述的特點以外，與之相關的，還包含了語段

[15] 桂詩春《心理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5.11，頁 3。

具有指示的特徵，它用來作爲言語功能的方向。在交際言談中，言語本身具有傳遞某人訊息意義的功能，因此言語切分成語段應當協助此功能的完成。由此可見，語段的切分是用來傳遞訊息語義的內容。如果言語切分不明白，那麼它本身就會失去自己的內容意義，已不具語段語義層面。例如在上述的語句中如作以下的切分：“Завтра / вечером 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 в полном /составе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на / свою базу”在這裡可以看出切分的依據並不是根據語義來完成動作，以這樣的情況來說，整體句子就變成沒有意義的文字堆砌，它成了空泛的文字而不具有言語的實質內容，因此，這樣的情形也讓語言的現象出現停滯狀態。

〈二〉語段的句法層面〈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 план〉

從句法的角度來看，句子做爲傳達話語的主要單位。但在句子中可以分解爲若干細小的片段，這些片段具有語義獨立性以及語音的整體組合性。[16]由此可知，語段的句法層面特點，展現在語段切分的辨義功能上。在此層面裡，語段總是爲可分解言語的句法片斷，但很難表現語段共同的句法特徵，因爲在這樣的關係下，語段是具有多樣性的。語段可以組成一整個語句，像是“Брат пришёл домой”；語段可以組成句子的成份，無論是簡單句〈прост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例如語段“немецкие, французские”在句子“он читает...”中，還是語段在擴展句中〈распростронё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像是語段“наша туристская группа”或是“испанские книги”。而語段也可以和句法結構完全不相關，像是不具語義單位的語段“он читает английские”。但如果不將語段設爲是否能組成句法結構的要點，在語段的語義層面背景上，則語段總是爲句法可理解之片段。如此一來了解到，“句法的理解性要求文法上的理解性”，所以如果將句子作了以下的切分“Завтра / вечером / наша / ...”不管在哪一個層面上皆是沒有意義的。由此可知，基於句法和語義的整體特徵，語句的切分無法隨意表現，因爲語段必須爲可明瞭之片段，不然就失去其意義。

[16] Бондарко Л. В., Вербицкая Л. А., Гордина М. 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фонетики».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2004, p.121。

除了布朗寧之外，馬杜謝維茨也提出語段切分作爲句法條件的見解。在語句中相同的句法特徵歸類於同一個語段。例如在切分的語句“Большая чёрная собака / бегала по двору”〈大黑狗在院子裡跑來跑去〉，主語“большая чёрная собака”視爲同一個語段，謂語詞組 “бегала по двору”視爲同一個語段，如果要將語句再延伸，則可用狀語詞組“беспрестанно лая на всех”〈不停地對所有人吠叫〉來表示此句的第三個語段。[17]明顯看出，在語段的分界點除了要遵循語義規範之外，也必須要有句法規範的參與。

由以上所述，可看出句法層面與語義層面在語段以及語段切分上存在著某種緊密的聯繫。同一個語句由於語段切分位置的不同，造成不同的語義之外，句法特徵也有所改變。俄國語言學家格沃茲傑夫舉了這樣的例子：“Как удивили его слова брата”，將語句切分成“Как удивили его / слова брата”〈兄弟的話使他非常驚訝〉與“Как удивили / его слова брата”〈他兄弟的話使人驚訝〉得出不同的語義和句法關係。這樣的切分主要從兩個角度來觀察，第一點，從思維的角度出發，取決於說話者。第二點，從文法的角度來看，由語言文法結構的可能性來決定此切分，語句中的 его 作爲兩個不同的句法特徵，在第一句的切分句中作爲直接補語，第二句中則作爲定語。[18]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切分位置的不同，並不一定會造成每一次的語段切分都具有這樣的句法特點，像是有些語句的切分只是改變了語義，但並沒有改變字本身的句法特徵。格沃茲傑夫針對此，提出以下的例子：“Изучение шумов / вообще не входит в нашу задачу”〈噪音的學習並不是我們的課題〉和“Изучение шумов вообще / не входит в нашу задачу”〈噪音整體的學習並不是我們的課題〉，“вообще”一詞在兩句中皆作爲狀語，在語義上存在些許的差異，這樣的切分結果主要以話者視當時不同的情況來作決定。

〈三〉語段的語調層面〈интонационный план〉

在語調層面上，語段是言語的語調所形成的片斷。「語段」爲語調系統

[17] 請參照註腳 13，頁 229-230。
[18] Гвоздев А. Н. «О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ах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Л. 1949, p.112-113。

中的一小單位，甚至是語調手段在語句切分成份中的最小單位，這說明了它確保語句語音的整體性以及語音部份，作爲將相關課文切分成具有語義和語音整體性的特徵部分。[19]在語調形成上，語調的類型可以傳達語調特徵的總結並且在語段之中表現出來，語段和語調之間的關係可以由以下這句話來說明：“同一個句子根據說話目的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語段，而同一個語段可以有不同的語調”。[20]這樣看來，調型可以出現在任何一個言語片段上，像是單詞、虛詞、單句、複句、詞組、主句或是從句等。可見，語段參與了語調的成份要素，也就是說，語段爲語調形成的手段之一，就像是語調的其他成分：旋律〈мелодика〉、停頓〈пауза〉、重音〈ударение〉、節奏〈темп〉等等。

以上所述，再次說明語段爲句法─語義單位，帶有語音整體性。[21]語段三個層面以交際的觀點來看，語義和語調層面佔有重要地位，而句法層面上較偏重於對句子和文法的理解性。阿萬聶索夫〈Аванесов Р. И.〉在《現代俄語語音學》(《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當中也提到相關的見解：「語段不只從文法結構觀點出發，也從語音的角度來參考，在本身語音結構方面，分出詞或是語音詞[22]。」[23]本論文研究將以語義和句法層面的觀點來對研究課題作分析，讓語言資料能夠更清楚的呈現出來，並且在內容中分析句型以及對語義內容進行說明。

1-3 語段切分及其功能

[19] 請參照註腳 10，頁 233-234。
[20] 請參照註腳 12，頁 99。
[21] 請參照註腳 17，頁 121。
[22] 語音詞對語段內部的音節連繫上相當重要。語音詞〈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其定義爲「被一詞重音所連接的語音片段」，在語流中此語詞失去重音，和鄰近的詞合成一個語音詞。例如：от гости́ницы, зна́л он，其中 от 與 он 稱之爲前附詞與後附詞。由此可知，語段內如有語音詞不得將之切分開，否則就破壞了語音詞的整體性。
[23] Аванесов Р. И. «Фоне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 ''МГУ'',1956, p.61。

語句進行語段切分幫助語義和句法的釐清，以及對語調—語義的理解。而了解語段切分之功能更可加深對句法層面上的認識。在本章節一開始語段定義的部份，已提到語段切分的概念。而此部份將針對語段切分方面再做深入的說明並且介紹其功能。

〈一〉語段切分(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членение)

布里姿辜諾娃對於語段切分的定義曾提起:「將言語分解成片段的方法稱之為〝語段切分〞」。語段切分具有相當大程度的辨義功用。語段產生在言語—思維的過程裡，藉由語段對語句的分解，表現出確切意思。布朗寧認為能夠分解成語段的言語，在內容表現方面來說較為豐富，並且更富有表達力以及更易於清楚理解。對言語交際而言，它們給予更好的條件去了解言語的訊息。[24]

可以了解的是，任何在語段上的實際分解，對說話者而言表達了當時實際情況所想要傳達的意義訊息。而分解成語段就像是形成確切的意義，這個意義要比語句本身分裂成語段要來得更穩固。由此可知，說話者的意圖、目的會比將語句切分成語段要來得重要，這是交際當中最主要、也是最終的目的。用布朗寧的句子舉例說明：“Петя при выезде из Москвы, / оставив своих родных, / присоединился к своему полку / и скор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был взят ординарцем к генералу, / командовавшему большим отрядом”以上句子的切分，和語調手段一起，表達了確切的話語意思與目的。這樣的切分為常見的情形，而在這之中可看出一段語句由一個語段組成，例如：“казаки и Долохов вскакали вслед за Петей в ворота дома”或是“Петя ехал рядом с Денисовым”，就這樣只有一個語段的句子來表示的段落，稱之為「語句語段」〈фразовые синтагмы〉，語句語段的產生也是和確定語句意義與目的有關聯，間接了解到「語句語段」本身是含有確切意義的成份。

[24] 請參照註腳 5，頁 171-172。

〈二〉語段切分之功用〈функция 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членения〉

語段切分的功能特點與語段的層面特徵是相似的，語段切分不管在語義、句法和語調層面上，都扮演著重要地位。以現代俄語來講，根據格沃茲傑夫、布朗寧以及彼什科夫斯基〈Пешковский А. М. 1878-1933〉等學者之理論，指出語段切分在這些層面上所進行的功能分別爲：1〉區別的〈различительная〉; 2〉組成的〈образующая〉; 3〉修辭的〈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功能。[25]

〈1〉語段切分的區別功能〈различ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段中的區別功能表現在當語段切分時所產生的不同意義，以及不同的語法結構情況下，而這些情形都完全在同一個語句內表現出來。此語段的區別功能見解由語言學家格沃茲傑夫〈Гвоздев А. Н.〉首先提出來，他在語言學研究實練中和大學教學實踐裡指出相符的句型類句，像是以下例句：

1) Как удивили / его слова / брата.

Как удивили его / слова брата.

2) Изучение шумов / вообще не входит в нашу задачу.

Изучение шумов вообще / не входит в нашу задачу.

3) Кабинет истории /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абинет /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6]

[25] 請參照註腳 5，頁 172-174。
[26] 請參照註腳 19，頁 112。

這些兩兩成對的語句，基本上是由同一個語句表現出，完成語段切分之後，很明顯的看出語義和文法結構上面的差異。明顯可見，語段的切分以及造成不同的理解與句子的文法結構相關，其中也表現在詞與詞之間的句法結構。像是上述所列舉位於例子當中的詞組“шумы вообще”和“вообще не входит в задачу”或是“кабинет истории”〈при МГУ〉和“истории МГУ”。

除此之外，《現代俄語語音學》中認爲用語音或用書寫表示的相同句子，在句法—語義上存在著差異性。像是“Как удивили его слова брата”是被寫下的句子，而不是用發音表達出來的句子，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兩種意義。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推測出“被寫下句子”的一般語意，或其想要傳達某個強調意義，但是如果是用語音在語句上表現出的語段，則只會產生一種確切意義，甚至明顯的強調語句中的某個部份。因此，語句意義中的每個涵義表現在發音上，透過語段切分來顯示出在這個字上面的句法關係差異性，可以明白這兩種意思完全是不同的，它們不是某種一個共同意思的變體，但是可以有這樣的情況，當語段切分表達兩個不同的意思，但他們之間具有緊密的關係，例如語句：“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 和“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 вечером”，語句的第二個例子，它具有更多的細密切分，像是第一個句子的某種句法變體，它強調並確定見面時間。[27]

〈2〉語段切分的組成功能〈образующая функция〉

相同的思維靠著某一程度上細微的語段切分來構成不同的形式，並表現出之間的區別性，此現象透過語段的「組成功能」來表現。“多餘的”語段[28]在切分變體裡的其中之一形成句法結構上的確定成份。布朗寧在書中提到關於這類的語句主要包含以下三種句型，並舉例說明：

[28] 請參照註腳 5，頁 173。

[28] 根據布朗寧的說法，“多餘的”語段〈лишняя синтагма〉指的是同個簡單語句，它可爲單語句語段〈內部不作任何切分〉或是作細微切分，此切分後的語段用來確定句中的某一成分，是爲多餘語段。

1. 句子確定成份〈уточняющи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

Увидимся завтра , / вечером.

2) Вдалеке за лесом / послышался шум.

Вдалеке, / за лесом, / послышался шум.

2. 句子的獨立成份〈обособленны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Усталая мать заснула.

Усталая, / мать заснула.[29]

2) Начитанный и умный Володя пользовался авторитетом среди

товарищей.

Начитанный и умный, / Володя пользовался авторитетом среди

товарищей.

3. 同等定語〈однородные определения〉

1) Мы были в Москве,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и в Мурманске.

Мы были в Москве, /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 и в Мурманске.

[29] 帶有獨立成份的語句比較多爲具有補充原因意思：Засну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устала.

2) На концерте пел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рейские и японские песни.

На концерте пели китайские, / корейские / и японские песни.

以上所述，明顯看出在帶有更多細密切分的句子裡，存在著某種補充理解意義的細微差別，基於此，思維被表達得更清楚、更明白。

〈3〉語段切分的修辭功能〈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

當語段切分不考量句中詞的句法關係，例如像是先前例子中的切分語段表現在句法關係上的“удивили его”和“его слова”，或者不考量句法結構，例如語段“завтра вечером”或“завтра , / вечером”，那麼也就與文法不相關。在這樣的條件下，語段的修辭功能表現在語段的語義層面上，並且此功能讓語段在語句的語義表現上較爲活潑。此部分由以下例子來說明，語句“Этой шутки я тебе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ощу”，語段界線點的可能性落在詞“шутки”之後，這部份的考量並不是以句子的文法結構作爲條件，而是因爲說話者在兩個語段發音上把思維的客體“шутки”分開，強調了最大的程度，話者似乎像是給它最大的重量。

彼什科夫斯基用了相似的例子給了有趣的註解，他認爲擴展句的兩個切分發音通常在語言中非常地具有高度發展性，而且任何的詞組可以從任何一個詞孤立、獨立出來。他舉了一個相關的例子，我們可以用教訓的口吻說“Вот эту записку / передай дворнику”，了解到這兩個語段在某個程度上與詞組的形成架構有關，因它無法發音成“Вот эту / записку передай дворнику”，在這同時，這兩個分解不是沒有意義的，它說明了分解我們對另一個句子部分的注意力。 可見，說話者針對話語兩者部分同等重要注意力的表達爲語段切分的功能，在句子“Этой шутки / я тебе никогда не прощу”，這樣的功能讓它們之中的每個地位在意義關係上有更多的份量。

雖然修辭功能的表現與文法較不相關，但用語段界線方式產生的意義色彩，仍會受到文法因素的牽制來表現。在一般的層面中或許可以說語句的個別部分在更多細密的切分裡變得像是更明確，尤其意思的涵義變得更

加清晰和更加重要。這樣的情況，有時候在較大的程度上可以察覺，像是當狀語的字在句中被分解出來時，例如：“За избушкой / чернелись две фуры, / у которых стояли лошади, / и в овраге / краснелся догоравший огонь”。而在另一種情形裡則較少被察覺，例如：“Пет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восторженном детс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 / нежной любви ко всем людям / и вследствие того /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в такой же любви к себе / других людей”。這兩個句子比較起來，可以看出第一個句子在描寫景物時表露出的修辭色彩與畫面，要比第二個句子描述內心的情感要來得較爲清楚明白和較爲明顯具體的感觸。

言語思維和它的文法結構對語段切分的影響不是相同的。思維相當少用一定的或是必須一定要強制的來作切分。像是上述例子：“Пет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восторженном детском состоянии”，嚴格來講，語段的界線點沒有一個是一定的、強制的，但除了或許在連接詞“и”的界線上，但句子的文法結構是接連不斷的，並且一定要在語句旁作爲語段的分隔線。例如在主從複合句：“Кто ищет, / тот всегда найдёт”，主句和從屬均被強制的語段界限給隔開，而在例句：“В саду растут белые, / розовые / и жёлтые цветы”中用停頓隔開了句子的同等成份。還有像是語句：“Об одном тебя прошу, / —сказал он строго, / — слушаться меня / и никуда не соваться”作者的話應該獨立的和直語用語段界線隔開。如此一來，布朗寧作了以下的結論：「言語的文法組織在很多的情況下一般預先決定語段界線，因爲它們使句子文法分解性再次浮現產生，也因此，這些界線像是被逼迫隔開的。」

以上所敘述的情形，布朗寧還認爲必需要在許多的狀況下作觀察。不過綜觀所述，在俄語言語中，總是存在著幾個比較典型的句子可供參考，如以下所舉例：

1. 並列複合句〈сложносочинё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1) Сверкнула молния, / и тотчас же загремел гром.

2) Я убежал, / а он остался.

3) Я звал тебя, / но ты не оглянулась.〈Блок〉

2. 主從複合句〈сложноподчинё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1) Я приду, / потому что обещал.

2) Если хочешь, / поедем за город.

3. 句子獨立成分〈обособленны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Он упал, / выронив из рук пакет.

2) Высокое дерево, / заметное издалека, / служило нам ориентиром.

4. 同等成分〈однородны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По улице двигались трамваи, / троллейбусы / и автобусы.

2) Кричали Витя, / Павлик, / Кирилл / и Арсений Романович.

5. 呼語〈обращение〉

1) Коля, / посмотри в ту сторону.

2) Эй, / ты, / что ты там делаешь?

經由以上所述，可見，語段切分的界線是有規可循的。理解這些常用的句型之後，比較易於找出切分的臨界點，並可避免句法—語義上的錯誤。瞭解語段的定義、基本層面以及語段切分之課題，可明白語音和邏輯思考存在著密切關係。更可再次說明謝爾巴提出語段在言語—思維當中作爲表達共同語義的語音單位之見解。

第二節　停頓與語段重音

研究語段切分的課題，首當須了解語段最主要的語音特徵，以及釐清在進行語段切分時，所根據的切分原則及其方式。切分成語段可透過某些手段來進行，最基本的方式爲停頓〈пауза〉 ─ 語段之間的“語音歇息”。在《普通語音學綱要》中曾提到停頓對語段的重要性：「語言中的間隙如同音樂中的休止符一樣，是語流中不可忽視的部份，是意義的構成部分。」[30]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語句一定要用停頓來表示切分。如果當語句中不用停頓表示其段落界線，則語段重音〈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成爲其主要的語句切分方式。因此，本節將整理說明有關停頓和語段重音的理論。

2-1 停頓

口語對談，基於生理的因素，每個人能夠吐出氣流的時間長短不一。我們在說話時，並不是一整串無歇息的敘述，而是在描述的過程中透過停頓來產生一個個的段落。停頓爲語音的工具，表達“語音的停歇”，在多語段語句的組成中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一般來講，單語段語句無法在內部進行任何的停頓。[31]

關於停頓的方式，每個學者所提出的見解不盡相同。根據法國的保爾巴西〈Paul Passy〉在《比較語音學概要》中，針對此提到「氣節、氣呼」的描述。[32]他指出言語敘述產生段落最主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爲生理上

[30] 羅常培、王均 著，《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出版社，2004，頁 156-157。
[31] 請參照註腳 17，頁 131。
[32] 謝爾巴〈Щерба Л. В. 〉在《法語語音學》書中提到，某些法語語音學將語段稱之爲“氣呼的組合”或“氣呼群”〈дыхательная группа〉。像是法國的語音學家保爾巴西〈Paul Passy〉。

的需求。不帶有任何停頓而一口氣的表達語句，最後，語句會隨著肺內的氣結束時才告一段落，之後再重新換氣。在換氣的過程當中，造成語音活動，也就是說話的行爲不得不被停止，這時就形成了停頓的現象。第二個因素爲語言本身的需求。說話者爲了使聽話者能夠有時間去懂得所傳遞的訊息和語義，基於此原因，而在語句中做了停頓的動作。第二個停頓因素可由以下幾個句子來說明：

— Я поливаю цветы. 我正在澆花。

— Я поливаю цвет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我每天澆花。

— Я поливаю цвет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завяли. 我每天澆花，爲了讓他們不枯萎。

第一句的語義簡短明瞭，受話者易懂。而第二句的語義相較之下比第一句來得複雜，此句交代了時間以及說明了行爲的規律性，但話者對此句的理解並不具困難性，甚至在句子中的停頓可有可無。我們如果在“каждый день”前面停頓，像是“Я поливаю цветы / каждый день”則強調了語句的時間，但明白語義仍不困難。第三個句子中，將句子延伸之後，語義又更加複雜。在這裡，主要包含了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個是每天澆花的行爲，第二個是關於花要有水才不枯萎並且能夠繼續生長的概念。如果在句中作這樣的停頓“Я поливаю цвет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завяли”，使這句話成了兩個語段，則說明了這句話中具有兩個意義，以及兩者意義之間的關係，很明顯的看出第二種意義爲第一種意義的邏輯結果。由此可知，第二個停頓因素〈語言的需求〉說明停頓的作用幫助語義以及語義關係的釐清。

除了上述生理的停頓與語言需求的停頓之外，語言學家邦達爾卡與金德爾〈Зиндер Л. Р.〉於書中皆曾提到關於「心理的停頓」〈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уза〉。金德爾認爲：「聲學的停頓指的是語音的歇息，生理的停頓指的是發音器官的歇息。而我們所理解的停頓或許不具有這樣子的特徵，我們用

各種不同方式所得的錄音分析，時常，當我們憑聽覺來清晰的理解停頓，聲音的發聲是不停歇的。這樣的情形是屬於心理的停頓。」

也就是說，在一個語句中，說者與聽者之間皆知存有停頓，但停頓點的語音其實仍連續的發聲。例如：“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я была в Москве, там было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我們用旋律的改變突顯“очень”一詞，使之成爲一種“強調”的手段。邦達爾卡在《現代俄語語音學》中對此也提出了以下的看法，他認爲:「語段的切分藉由語段之間的停頓來完成，同時這樣的停頓在語音歇息時不完全時常能夠相符，我們所知的〝心理停頓〞是因爲在語段界線上強烈的旋律改變而造成的。」

金德爾於書中還提到關於「猶豫的停頓」〈пауза «хезитация»〉，它介於生理與心理之間的停頓，並且停頓能夠落在語段之間或句子之間，甚至在語段的內部，這是當說話者像是要悄悄地說出所需要的詞所作的停頓。[33]我們可以這樣說，當兩人在進行交談時，甲方對乙方提出問題，但乙方因需要思考，甚至不知該如何回答時，而發出語氣詞，例如：“嗯…”、“啊…”或“咿…”等之類的聲音來代替思考的過程，這些稱之爲「猶豫的停頓」。因此，換句話說，「猶豫的停頓」可說是由話者當下心理狀態所作的停頓，但發音動作卻仍在。

停頓在語段切分當中爲發音時所產生的無聲、歇息之狀態，停頓在語段裡是可能的，但卻不是一定的。停頓在句子中作爲強調指出語義和情感關係的工具。[34]金德爾認爲停頓不只作爲區別語義單位，還作爲表達它們之間關係的特徵，除此之外，停頓可以用來傳達某種情感的色彩，這裡所指的不是激動的言語，而是指當說話者在不是普通的場合下因強烈的情緒〈語氣〉激動所作的停頓，而在這個情景中，停頓帶有確定的功能，例如：在問句中“Это — ты?“〈這是 — 你嗎？〉停頓與提高的音調以及驚訝語

[33] Зиндер Л. Р. «Общая фонетика 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 2007, p.315。
[34] 請參閱«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 ''Наука'', 1980, p.98-99，有關停頓的部份。

氣並列，在 ты 上用極度驚訝的語氣表示。[35]

2-2 語段重音

馬杜謝維茨在其著作中提到有關語段的四個主要語音特徵。[36]首先，第一個特點爲最後詞重音的加強。例如在書中他舉出這樣的例子“Ма́ленький се́рый воробе́й / бо́йко пры́гал по доро́жке”，第一個語段裡有三個重音，它們之中第一和第二個字重音發音長度以及強度大約是相等的，但第三個詞 воробе́й 重音帶有語段重音〈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與本身的詞重音〈словесное ударение)，因此，重音加強在“воробе́й”最後的音節。同理，第二個語段的重音也加強在最後一詞“доро́жке”上。語段的第二個特徵爲最後詞重音之詞比不是位於語段重音下的詞相較之下較爲強烈。像是在語句“По доро́ге пры́гал воробе́й”與“Воробе́й пры́гал по доро́ге”帶重音音節詞“доро́ге”如果這個詞位於語段重音上則將具有較大的長度。第三個語段特徵是爲停頓，第四個特點爲旋律。後兩個特點已於上一小節停頓部分作說明。

邦達爾卡、維樂碧茨卡雅（Вербицкая Л. А.）與果樂金娜（Гордина М. В.）合著的書中，提到有關「語段重音」的定義爲「在語段最後一個詞的詞重音上作加強的語音單位」。[37]謝爾巴針對此部份提出以下的例子：“ре́зать я́блоко”、“разъе́зжать по ра́зным города́м”，“е́хать в го́род кру́жными пу́тями при са́мых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語段重音落在“яблоко”、“городам”以及“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上。[38]由此看出，馬杜謝維茨所提到關於語段的第一點語音特徵，間接與謝爾巴、邦達爾卡等學者所提出的語段重音的特點相符。語段重音與詞重音的重疊，並

[35] 請參照註腳 34，頁 315-316。
[36] 請參照註腳 13，頁 231-233。
[37] 請參照註腳 17，頁 121-122.
[38] 請參照註腳 10，頁 81。本論文語段重音或是語句重音用符號【´´】來表示。

不是代表它在語句中作爲某個多餘的重音，而是它於語句中讓語段最後一個詞的重音上產生節奏性的分層並且強調它。語段重音的多寡視語句中切分爲語段的數量來決定，有多少個語段就有多少個語段重音出現，而它們之中最後一個本身帶有重音的詞，除了語段重音之外，也包含了聯結整個語句的語句重音。[39]

卡沙特金〈Касаткин Л. Л.〉在《現代俄語・語音學》〈《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中對語段重音作了以下的注釋：「如果語音語段或是語音語句包含一些語音詞，那麼其中某一個詞的重音發音比其他詞較爲強烈，稱之爲語段重音或是語句重音〈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一個語音語段詞或是語句從另一個語音詞之間的劃分透過語段重音或是語句重音來完成。他舉出這樣的例子：“Лизаве́та Ива́новна / сиде́ла в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 / ещё в ба́льном своём наря́де / погружённая в глубо́ки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Графи́ня не отвеча́ла 〈А. С. Пушкин〉”卡沙特金認爲語段重音或語句重音跟意涵並不相關，被二者重音所分出的語音詞在語義關係上不是那麼重要，並說明語段重音和語句重音的功能主要用來把短文切分成語段或語句。語段重音和語句重音如同上述所敘述的語音特徵，它們位於語段或語句最後的語音詞，並指出語段和語句最後的分界點。[40]

因此，從卡沙特金的觀點來看，語段重音所代表的是某個語段內最後一個帶有詞重音的詞，而語句重音則爲某個語句內最後一個帶有詞重音的詞。在語句切分後，可以了解的是，語段重音有時跟語句重音和詞重音同時產生重疊的現象，而它們最終用來表示切分的界限。

---

[39] 語段和語句在結構單位的差異性在於，語段爲語句的一部份，語段和語段之間的聯接組合成語句。關於語段在語句的切分部份，可參考本章第一節。

[40] 語段重音和語句的重音差別在於它們所分出的段落單位不同。在語音短文的分析中皆具有這些重音的特點，可以將課文分解成和語段相符合的段落，但無法在語句之間分出界線。要分解的話可能就必需要考慮到停頓的長度以及語調特點。因此大部分的語言學家將語段重音和語句重音通稱爲語句重音。本論文主要是針對語段重音來作說明。

第三節　簡單句和複合句的語段切分

布里姿辜諾娃提到關於簡單句和複合句的語段切分，其看法爲：「爲了瞭解語段切分的規律性，必須要辨別出無法再繼續分解的最小語段，以及傳達思維基本意義的基本語段。在單一語段內可以是個別的詞或是擴展句。」[41]可見，除了語段切分的表現手法外，語段切分規律性的瞭解，在語段課題中是相當重要。基於此，可以明白的是，語段特徵顯現在簡單句以及複合句的最小語段以及基本語段的切分當中。有關此語段的定義已於第一節說明。本節將透過最小語段以及基本語段，來歸納學者們對簡單句以及複合句的切分規則，經由此規，較易掌握語義以及思維的表達。

3-1 簡單句之切分

布里姿辜諾娃學者在《實用俄語語音和語調》〈《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фонетика и интона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一書中，提到將簡單句和複合句切分成最小語段與基本語段的見解。她認爲簡單句較易分出最小語段，並且歸納出在哪些條件下的簡單句型裡，可切分出最小語段。關於此部分，主要有以下四種常見切分：

〈一〉最小語段的劃分界線主要表現在簡單句中的狀語詞組及一般列舉的情況下。例如：

1) Четверть часа спустя / раздался звонок.

[41] 請參照註腳 14，頁 176-177。參閱最小語段與基本語段的總結部份。

2) На занятиях проводили разговор, / чтение / и письмо.

〈二〉形動詞和副動詞。例如：

1)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 аккредитованный в России, / вернулся недавно.

2) Прочитав книгу, / она сразу вернула её подруге.

3) Экспонаты, /охватывающие период от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 хранятся в Эрмитаже.

〈三〉帶有前置詞的詞組，並且表達原因、目的、結果以及條件之句型。例如：

1) Мы опоздали / из-за него.

2) Лицо раненого исказилось / от боли.

3)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этой задачи / он почти не ел.

〈四〉句子同等成份。例如：

1）Катя встала, / оделась, / завтракала / и поехала на урок.

2）Его сестра красивая, / симпатичная, / и жизнерадостная девушка.

3）Заводы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в Москве, / на Дальном востоке, / и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明白最小語段的概念，對於語段切分的確切界線是必要的。而在某些必須進行切分的句子中，爲了釐清此必要切分的規律性，則必須要了解基本語段的概念，由於基本語段於句中帶有最基本的語義，如果缺少了它，

那麼思維將會變得很難表達與理解。在簡單句中所切分出的最小語段，有時扮演著兩種角色，即最小語段與基本語段有時產生重疊的現象。

3-2 複合句之切分

根據俄語句法理論，複合句以主從複合句〈сложносочинё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和並列複合句〈сложноподчинё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兩種形式表現。基本語段主要表現在此兩種形式成份內，用來指出句子的基本語義。語段切分在複合句當中較爲固定與單一，此語段的切分特質根據布里姿辜諾娃的分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種情況：

一、主從複合句：

〈一〉帶有時間、原因、結果和讓步關係的主從複合句中進行切分。此部份切分出基本語段。例如：

1) Когда его жена готовит ужин, / он смотрит футбол.

2) Он смотрит футбол, / когда его жена готовит ужин.

3) Брат не сдал экзамен, / так как мало занимался.

4) Так как мало занимался, / брат не сдал экзамен.

5) Если мы подарим ей книги, / она будет очень рада.

6) Она будет очень рада, / если мы подарим ей книги.

〈二〉帶有定語或補語的從句，位於主句的中間，具有兩種切分形式。

1. 將句子切分爲單獨的最小語段。

1) В квартире, / где жил Толстой, / теперь музей.

2) Если бы я узнала, / что экскурсия отменилась, / я бы сразу тебе сказала.

2. 將相關詞放在同一個語段內，切分爲基本語段。

1) В квартире, где жил Толстой, / теперь музей.

2) Если бы я узнала, что экскурсия отменилась, / я бы сразу же тебе сказала.

3. 帶有定語從句的句子內，連接詞位於句中間。一般在連接詞後進行切分，將基本語段切分爲最小語段。

1) В магазине я купила ковёр, / цвет которого / сестре понравился.

2) В магазине я купила ковёр, / светлый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которого / сестре понравился.

〈三〉帶有補充意味的從句，並且位於主句之後。補充意味的從句與定語從句不同的是，它能夠分解爲個別的語段，或者是把相關詞放在同一個語段內。

1) Мне сообщили о том, / что не надо поехать туда.

2)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хотел, / чтобы мы все выполнили задание.

3) Он не знает, / сколько ей лет.

二、並列複合句：較常分解爲個別的語段，一般來說，連接詞作爲切分的主要分段點。

1) В комнате всё затихло, / и он заснулся.

2) Мария любит детективные книги, / а я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е.

3) Мама заплатила дорого, / зато продукты свежие.

三、除了以上的句型切分較爲固定外，未帶連接詞的複合句，在切分的表現上也較爲固定。

1) Мальчики гуляют, / девочки сидят.

2) Я должен признать: / ты прав.

3) Волков бояться — / в лес не ходить.

第四節　結論

綜合本章所述，可知俄語語段切分需考量諸多要點，像是需保留語義、語音之完整性，這是基於交際的目的。而關於語段切分與停頓的最終皆在

於表現情感與涵義，並且語段切分能夠透過停頓來表現，在此方面，兩者是爲一致性關係，即停頓落於語段切分的界線上。此外，用切分表現出的語段不只具備辨義功能，甚至作爲強調確切意義的一種手段，尤其在口語表達時，它幫助我們避免溝通上的誤解。最後，需說明的是，本章理論將成爲接下來實驗部分之理論依據，但有關語段的修辭功能與切分表現手法之一的語段重音，將不列入本實驗的討論範疇。